

书品

SHUPIN

二零零六年·第二辑

- ◎任继愈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
◎赵 诚 读《殷虚书契考释三种》
◎王 茜 宋史研究之延伸
◎徐 雁 我奇铅石自中华

书品

中 华 书 局

①

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整理二十四史，划分二个部分：(一)标点集注本，(二)标点普通本二十四史。集注本供专门研究者需用，普通本供一般读者需用。

一 第一部分（集注本）

二十四史中已有集注本的有六种，再加新编二种，共八种。目录如下：

(一)史记集注（新编） 钱坫有补史记注，沈欽韓有史記疏証，均未見傳本。日本人作史記會注攷証，所採用的資料，除所謂「正義佚文」及几种日本著作外，皆中国常見之書。其編纂方法，仅能做到罗列旧說，而缺乏自己的見解。且去取失当，採摭未备。我們希望能夠新編一部比它更好的集注。

(二)汉书补注（王先謙） 以楊樹达补正等作附跋。

(三)后汉书集解（王先謙） 此为王氏晚年所作，精力不夠，所謂集解，基本上仅採取清儒九家之說，頗嫌疏略。但目前尚无他书可代，故仍用此书。每卷后有后添补注，应移在前面。目录与正书有分卷不符处，应改正。

(四)三国志集解（卢弼） 后附补注二卷，应分别移入各卷正文之下。

(五)晋书斜注（吴士鑑） 此书取材相当丰富，但校刻不精，誤字極多，应查檢引用原书，为之改正。

(六)南北史补注（新编） 旧有李清雨南北史台注，燕朵疏陋，无当參攷，且后出攷訂及石刻文字等資料太多，均为李清雨所未見。南北各史的紛乱脫誤，較其他各史更甚，故有整理之必要。我們希望能夠包括八史，台編成为一部新的集注本。

中华书局最近新书

红楼人物百家言(杜贵晨 主编)

贾宝玉 / 李正学 编著 / 42.00 元

林黛玉 / 任明华 编著 / 37.00 元

薛宝钗 / 周远斌 编著 / 38.00 元

王熙凤 / 常金莲 编著 / 36.00 元

红楼女性(全三册) / 何红梅 编著 / 68.00 元

红楼男性 / 任明华 编著 / 38.00 元

世界汉学论丛

佐竹靖彦史学论集 / 佐竹靖彦 著 / 24.00 元

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 / [日]池田知久 著 曹峰 译 / 29.00 元

中国钱币学丛书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 / 石长有 编 / 600.00 元

戴志强钱币学文集 / 戴志强 著 / 200.00 元

世界各国铸币史 / 刘森 译 万永彬 校译 / 168.00 元

中国铜元分类研究(全三册) / 段洪刚 著 / 520.00 元

金泉沙龙——中国历史名人金融货币思想荟萃 / 欣士敏 编著 / 38.00 元

粟特人在中国(法国汉学第十届) /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 58.00 元

敦煌文献丛考 / 许建平 著 / 28.00 元

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 / 于涛 著 / 29.80 元

明代特务政治 / 丁易 著 / 48.00 元

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年鉴(2004年卷)(全三册) / 姜寻 编 / 1300.00 元

缀白裘(全六册) / 钱德苍 编撰 汪协如 校注 / 268.00 元

任继愈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	3
赵振铎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序	6
学林忆往	
何兹全 启功老弟,走好!	12
赵 珩 永远的长者	14
编撰谈	
陈 铮 好事多磨	
——《黄遵宪全集》编成有感	18
白化文 有感于“出版无小事”	25
评书论学	
赵 诚 读《殷虚书契考释三种》	27
王 菡 宋史研究之延伸	
——喜读《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	37
卞孝萱 崭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评陈珏《初唐传奇文钩沉》	41
徐 雁 我奇铅石自中华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读后	44
刘宗汉 一本了解佛教的入门书	
——白化文先生的《汉化佛教参访录》	52
李健民 中华文明探源的新成果与新视野	
——读《中国东北西辽河地区的文明起源》	58

读书札记

- 顾 农 《诗品》三题 65

商榷篇

- 张如安 《全元文》疏失举例 72

- 周春健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注文一则指瑕 79

- 赵 雨 《〈述学〉整理本标点订误》献疑二则 83

二十四史点校本档案选2

- 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84

书苑撷英

陈元锋著《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 张邦炜著《宋代政治文化史论》 李育民著《中国废约史》 [日]小川环树著、周先民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 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夏春涛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新西兰]孙孜著《中国戏曲跨文化研究》 88—94

古籍小常识

崔文印 清初著名的文字狱

——庄廷钱史案 95

主办单位:中华书局 主编:徐 俊 副主编:沈致金

编辑:《书品》编辑部 责任编辑:林玉萍

邮编:100073 地址: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电话:(010)63458226 传真:(010)63458226

印刷: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代号:1369BM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内代号:18—206 国内发行: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

网址:www.zhbc.com.cn 电子信箱:shupin@zhbc.com.cn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

● 任 继 愈

鸦片战争前，有时代危机感的龚自珍，关心世界大事，记载中日学者访求佚书的交往。此后，黄遵宪、杨守敬在日本访求海外汉籍，曾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前辈学人访求海外汉籍，他们的目光着眼于“访书”，寻访中土失传而东土现存的珍本古籍，而没有从文化交流的大局作进一步系统的探讨。看到北京大学严绍瑛教授的新著书稿《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心开目明，十分欣喜。

作者用力之勤，功力之深，超过前人。他历时十四年，往返中日两国三十餘回，利用一切的机会，遍访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广泛接触日方的汉学家。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得日本汉学家们的钦重，因而能够接触到一般读者难以接触的善本珍本。有利的外缘再加上他为探索文化交流现象的宏愿，锲而不舍的毅力，达到了文献整理的新天地。

中国的文化继承，有述而不作、以述为作的传统。后世学者为增加当时社会发展的新内容，有时故意进行篡改，使“六经注我”。越是流行和通行的古籍，其原貌改易越多。伪经伪史也往往因此而孳生。传入日本的古籍，得以当时传入的原貌保存下来，这对于我们中土学者校勘原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应看到，中土典籍历经改易，也属事出有因，其失真之处，有时乃有意为之，亦自有其时代的特色与时代的价值，不能以其有失原貌而轻视其时代的价值。

旧的文献学者,如乾嘉大师们,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做过杰出的贡献。但他们毕竟是古代的学者,缺乏历史发展观,也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其缺点是就书论书,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观察日本的汉文书籍对两国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蕴藏的深层的涵义。严绍璦教授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体现了现代学者治学的方法,透过中日汉籍交流的现象,揭示出文化交流的脉络。读此书,不仅广其见,也能助人开思路。

198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工作规划会议,决定编辑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山西赵城金藏为底本,参照另外八种版本校勘,标出各本异同。八种版本中的《资福藏》,国内已佚,是杨会文由日本购得,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历代传世的《大藏经》中,又增加一个新版本。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取得良好成绩的最新见证。

中华古籍流散到海外,有的出于正常渠道的公平交易,这是值得称道的;有的并不是由正常渠道,而是由于中国藏书家的不肖子孙贪图近利而被贬抑价售出的;也有一些是被掠夺出境的。就文化遗产本身来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书籍也在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为人类所共享。但是,身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所有者,眼望着祖先的遗产流散到天涯海外,自己检寻反倒要请求别人的允许!严绍璦教授在本书中叙述了访问日本静嘉堂藏书的心情,每个爱国知识分子都会引起同感,心情复杂而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只有经历过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出来的。纂辑于15世纪的《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我们光有爱中华民族的热情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足以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大的国力,才能保住它。

文化交流的双方,其水平的高下关系到交流的主要流向。揆诸中外史实,总是文化水平高的一方流向文化水平相对低的一方,文化低的一方往往成为“接受者”。本书中所记,中日文化交流以

隋唐为最盛,唐代的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日本。后来历经宋元明清(初),其势头不减。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文化典籍、典章制度、哲学思想等对日本有可资借鉴处。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势不振,文化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在世界文化大国中处于落后地位。中国典籍不再呈现隋唐宋元明清(前期)滚滚东流的势头,这时的知识分子反倒赴日本寻求新知识,翻译新典籍到中国来。

国际交流,有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是内在的推动力。本书中指出,日本江户时期,即我国的明末和清代的前中期,中国出版的新书,有的在两三年内便在日本流通,主要的动力是经济利益推动,书商有利可图。像《太平御览》在中国是禁止出口的,却也能成套地运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曾明令禁止海外贸易,但长崎的书市并未停止。只要有利,商人会主动进行。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也能促进经济交流,而政治交流则是其他交流的保障。有时,双方都有交流的愿望和要求,但政治上出现障碍,也会妨碍经济和文化的正常交流。古代的丝绸之路,欧亚文化由这里沟通,对双方都有利。由于政治原因,战争的影响,这条路有时便不通,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无从进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有千年以上的光辉历史,有许多引起两国人民美好回忆的故事。由于近代军国主义好战分子发动侵华战争,光辉友谊的画卷一度遭到污损。

当严绍璁教授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之际,作为一个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从中日文化交流的曲折道路上走过来的中国的老一辈的学人,深知战争之可恨,和平之可贵。我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两国的学术界,一定要以史为鉴,把中日文化交流推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共同迎接 21 世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中日两国的学人共同努力,造福于全人类,责无旁贷。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序

● 赵振铎

西汉末年，四川成都出了一个有名的学者——扬雄。

扬雄，字子云，《汉书》有传。根据记载，他本来不是蜀人，是从外地入蜀的，所以他在成都没有同宗。扬雄是一个多产作家，他写过许多著作。西晋常璩在《华阳国志》的《先贤士女总赞》里面叙述他的创作时说：

以经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这说明扬雄的写作对前代的典范作品有所模仿。但是扬雄在写作的时候，并不只是停留在模仿上，他对前代典籍有继承也有发展。以《方言》来说，《尔雅》仅只是将意义相同的词类聚在一起，用一个通用的词去解释它。而扬雄在《方言》里面则注意到这些词的意义细微差别，而更主要的是注意到这些词的地理分布。这是他对《尔雅》的发展^①。

就宏观上讲，《方言》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意到语言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地域上的转移。

^① 参看拙作《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79年第4期。

第二,提出了当时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

第三,提出了“转语”的概念。

第四,在收集方言词语方面采用了口头调查的方法^①。

所有这些,在当时世界上无疑也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在古希腊,学者们注意到古希腊四种方言的语音分歧;古印度学者婆罗流支编写《普拉克利特阐述》,对于当时印度方言的语法现象有所描述,但是他们对于方言词汇方面的差别都很少涉及到。就这个意义讲,扬雄《方言》在同时代的著作里面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把眼光放到中世纪的阿拉伯,则更显出《方言》的意义。中世纪的阿拉伯是以词典编纂见称的,他们编纂了各种贝都印部落语言的词典,但是他们对于词的历史以及词的地域分布却很少论述,而扬雄的《方言》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就成功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方言》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从书的整个情况看,前几卷详一些,后几卷略一些,而且越到后面越见简略,相信这是没有写成定本的一个稿本。天凤四年(17),刘歆继他父亲刘向的《别录》编纂《七略》,听说扬雄在编《方言》,写信给扬雄想借来看一下。扬雄回信称书还没有完成,拒绝了刘歆的要求。刘歆没有看到这部书,也就没有著录到他的《七略》里面。班固写《汉书》,他的《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也没有著录这部书。

东汉初年,许慎写《说文解字》,在解释字义的时候,曾经引用了一些与《方言》训释很接近的材料,说明他看到过一个类似《方言》的本子。到了东汉末年,应劭写《风俗通义》,才正式提到扬雄作《方言》,并且抄录了扬雄和刘歆往还的信件。这两封信后来也就附在《方言》里面一并流传。常璩看到的《方言》就附有这两封信。

由于班固在《汉书·扬雄传》和《汉书·艺文志》里面都没有提到

^① 参看拙作《扬雄〈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古汉语论集》第二辑(1988),湖南人民出版社。

扬雄作《方言》的事，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宋朝洪迈在他的笔记书《容斋随笔》里面就明确对扬雄作《方言》的说法表示怀疑。但是清朝不少学者如戴震、卢文弨、钱绎、王先谦都还是认为这部书是扬雄作的。

扬雄自己说他的《方言》是十五卷，郭璞在《方言注序》里面也说“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独鉴之功显”。他所看到的本子也是十五卷。而现在流传的《方言》本子只有十三卷，从《隋书·经籍志》就已经如此，少了两卷，是卷帙合并或者有脱落，现在也说不清楚。

郭璞是最早注《方言》的学者，他的《方言注》在《方言》研究上有重大的意义。到了清朝，研究这部书的人多起来，戴震的《方言疏证》、卢文弨的《重校方言》都对这部书作了通体校勘，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宋本，可补苴的地方不少。后来刘端临有《方言校补》、王念孙有《方言疏证补》，虽然属于条校，没有通校全书，但是所校都非常精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王念孙本来打算校理《方言》，后来知道他的老师已经有《方言疏证》问世，就把他研究《方言》的成果，纳入他写的《广雅疏证》里面，因为曹魏时期张揖编《广雅》，《方言》的材料多有收录。后来钱绎编《方言笺疏》，对王念孙的说法多有采录。钱绎的《方言笺疏》是清朝最后一部全面整理《方言》的本子，他收集的材料比较丰富，直到今天还没有失掉他的意义。

上个世纪研究《方言》的有吴予天的《方言注商》，收在商务印书馆30年代出版的学生“国学小丛书”里面，但影响不大。周祖谟教授的《方言校笺》以宋李文绶本为底本，除了吸收清人研究成果外，还利用了卷子本《玉篇》、慧琳《一切经音义》、《玉烛宝典》、《倭名类聚钞》和一些唐写本韵书残卷，这些都是清人所没有看到的。这个校本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地方，他和吴晓铃教授编的《方言通检》一起收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的“通检丛刊”里面，使用非常方便，是上个世纪最好的一个整理过的《方言》本子。

先祖少咸公治文字音韵之学的同时，也留意扬雄《方言》。他

曾经说过：“四川人搞语言文字，不读《方言》是说不过去的。”上世纪30年代，他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曾经指导学生写过这方面的毕业论文，后来有些人在这方面都很有成就。就我所知，如南充师范学院的胡芷藩教授在60年代所写的《书周祖谟〈方言校笺〉后》在当时就很有影响^①。四川师范大学刘君惠教授上世纪80年代曾带领几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成《扬雄〈方言〉研究》，90年代初由巴蜀书社出版，是迄今惟一全面研究《方言》的专著。

华君学诚参加了《扬雄〈方言〉研究》的编写工作，他承担了该书第三编《〈方言〉注家述评》的编写，为了写好这一编，他认真地阅读了从晋朝郭璞以来校注《方言》的著作，每一书读完，他都写有专文评价书的得失，这些都纳入他写的著作中。所以他写的这一编质量比较高，得到君惠教授的好评。此后近二十年，学诚对《方言》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从他十几年来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他对《方言》的研究日益深入。他觉得从周祖谟的《方言校笺》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五十年，既无法反映最新的成果，也暴露出原来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决心编纂一部新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书分校勘和注释两大部分，对前人的成果悉数采录，并且有很多自己的心得体会，可以说是一部新的集大成的著作。

作者以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宋李孟传本为底本，广泛地收集了后世的翻刻本和传抄本进行校勘，比以前各家的校本收录的版本更多。对前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也尽量收录，采摭也是空前的。而对于注释部分，收录也非常丰富。有补证前人说法的，对前人没有解说或解说有误的，也作了一些新的解释。例如：

連、獬、透，惊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蹇者或谓之連，体而偏长短亦谓之連。宋卫南楚凡相惊曰獬，或曰透。（第二）

作者根据本条的正文和郭注，认为这条有误，它原来是两条，传抄误混为一条。原文应该是：

^① 载《中国语文》杂志1963年第4期。

連、蹇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蹇者谓之連,体而偏长短亦谓之連。

猊、透,惊也。宋卫南楚凡相惊曰猊,或曰透。

作者还用了第六“蹇也”、第十三两条“惊也”的材料作为佐证,并且指出:“《广雅·释詁一》:‘連,惊也。’本自《方言》,由此知《方言》在三国魏以前已有误,《广雅》盖据误本采入。”

坻,场也,梁宋之间蚍蜉蝥鼠之场谓之坻。(第六)

作者根据《文选·潘岳〈藉田赋〉》“坻场染屨,洪縻在手”。李善注引《方言》本条字均作“坻”,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一、卷二三引《方言》字也作“坻”。明刻诸本同。由此知“坻”乃是“坻”字脱点而讹。对戴震、周祖谟的校勘补充了新的证据。

作者在解释一些词语的时候注意到今天汉语方言,并且用这些方言词语来印证,有些非常精彩。如:

(慧)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郭注:言鬼眈也。(第一)

戴震《方言疏证》改“鬼眈”为“鬼𧈧”。清代学者多赞成这个改动。周祖谟《方言校笺》认为应该根据宋本作“鬼眈”。指出:“眈为古文视字,今北方人谓小儿慧黠曰鬼视。今不从戴本改。”作者认为:“今方言虽有‘鬼视’一词,然非谓‘小儿慧黠’,乃谓相貌难看,亦称‘鬼相’。如江苏的泰州、兴化、东台一带斥人常云‘鬼视样子’、‘鬼相样子’。还可转作名词,用于面称时含有亲昵意味,如兴化人说:‘你这鬼视什么时候来的?’即其例也。据此知周校不可从。”作者同意戴震的看法,他指出鬼𧈧就是今天广州话的“鬼马”,闽语里面也有这个说法,意思是聪明而狡猾。

泡,盛也。……江淮之间曰泡。郭璞注:泡,肥,洪张貌。

作者认为,今方言犹有此语,义有小变,然相近也,形容虚松谓之“泡”,如安徽安庆说“面发泡起来了”的“泡”;姜亮夫先生《昭通方言疏证·释地》:“昭人谓水沫曰泡。又凡内空而大如有水或气充之盛洪大亦曰泡。”肉肥盛则谓之“泡肉”,如湖南长沙人说“一身的

泡肉”。大而不可信的话谓之“泡话”，如河北人说“他说的都是泡话”。单言之曰“泡”，重言之曰“泡泡”，如四川成都所说的“泡泡肉”，北京人说的“泡泡囊囊”均是其例。

作者在书中还引用了他老师刘君惠教授的未刊稿《方言笺记》，君惠教授是四川有名学者，学识渊博，很有见地。使一批极有价值的材料，由此能够得以流传，也是幸事。举两个例子：

溼，忧也。（第一）

卢文弨校“溼”作“濕”，音他合反，作者引他老师刘君惠的话说：“《书·禹贡》：‘浮于济、漯，达于河。’漯水是黄河下游主要支流之一。《水经·河水注》说其流域最详，当今山东之徒骇河，俗呼土河，土河即濕水故渎之残余而稍有迁异，俗呼土河，土即濕之遗音。”

踳，跳也。郭璞注：“踳，古蹋字，他匣反。”（第一）

作者引刘君惠教授的话说：“踳当他合反，作他匣反者非是。”按：胡芷藩教授对此也有详细的解释，他说：“‘他匣反’疑有误。匣在狎韵，狎韵无透纽。《广雅·释詁二》：‘踳，跳也。’曹宪音‘他币’。币在合韵，有透纽。则此匣字恐为币之误，币或写作匣，因而误为匣。”可与君惠教授说互相补充。

六十年前，振铎受业于君惠教授，与学诚算是同门。今学诚撰成《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光扬师门，值得嘉许。蒙学诚不弃，邀我作序，愧不敢当，谨志数语，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的一些感想。

序于成都望江路 29 号之涛邻村 6 号

2005 年 6 月 30 日

启功老弟，走好！

何兹全

启功走了已快半年了，可好像我欠他什么，他老在我脑子里不走。有两次我的门铃响，开门去看，无人。后来惊讶地意识到，我在门外已加了一道防盗门，外面的人根本无法按到原来门上的门铃。而响的却是原来门上的门铃。对于电，我无多少知识，门铃不按也会自响吗？如果不会，那就奇怪了。我有时想，或许是启功来看我们的吧？不然，门铃怎会自响呢？一次是我老伴去开门，无人，就听她念念有词：“老启兄弟，走好。”

上世纪50年代早期，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和北师大合并。启功在中文系，我在历史系，总算同事了，但个人间很少来往。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读史集》，编者希望我能请启功先生写个书签。那时他住在西直门内小乘巷亲戚家。我到时，他正有客人。客人走后，我说明来意，他便舒纸写了“读史集”交我。他随手拿起笤帚扫地。我告辞，他送我到门口。礼貌，客气，毫无热情。编者还希望我代他求字。我没有勇气，也没有情绪。后来，在我和他的交往中意识到他和我系一位教授有点过节。城门失火，殃及我这个池鱼了。

1984年我搬到小红楼二栋来住，他住在六栋，算是邻居了。我楼上住着中文系钟敬文老先生。启功常到钟老家来，也就常到我家小坐，慢慢越来越熟了。我老伴性格豪爽，不久就对启功自称老嫂子，启功却叫她大妹子，说：“您哪里是老嫂子，您是大妹子。”

一天，照顾启功生活的他的内侄章景怀同志到我家来。闲谈

中我说：“启老和庄周相近，和老子差点。”景怀回去，告诉了他。第二天我到后面商店买吃的，路上正好碰上他坐轮椅出去吃饭。他抓住我便问：“您为什么说我和庄周近，和老子远？”我说：“您有脾气，庄周也有脾气，您和他相近。您的道行，顶多到庄周，和老子差一大截。”后来，我送他一副对联：

近庄周，远老聃，望尘释迦；

外幽默，内寂寞，活在瀚海。

我和他在这方面的谈话，可能触及他的人生情结，有一次在电话里很激动地对我说：“您就是我的亲哥哥！”这话，也使我很激动。

他走了，我没有能留住他，但我总在念着他。

他走了，我把送他的对联改了几个字作为我和我老伴送他的挽联：

近庄周，远老聃，心仪释迦；

外幽默，内寂寞，喜逢迟春。

启功老弟，走好！

《龙骨坡：200 万年前的山寨》，黄万波、侯亚梅、徐自强著

中华书局 2006 年 1 月出版，定价：12.00 元

龙骨坡是重庆巫山县境内的一个小山坡，在这里发现了距今 200 万年左右的猿人遗址。这一发现，把中国的史前文化向前推进了 100 万年！

黄万波先生是巫山龙骨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亲历了这项重大发现的全过程。本书是他根据当时的考古笔记整理润色而成，分为“寻找龙骨”、“发现龙骨坡”，“叩开龙骨坡山门”、“巫山猿人的遗址”、“无尽的诉说”等章节，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对一些名词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在事件的记述中普及了考古学知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

永远的长者

● 赵 珩

2005年7月7日,数千人在北京八宝山送走了一位可敬的长者。

2005年6月30日下午,在从吴县角直返回苏州的途中,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告诉我启功先生走了。其实是在意料之中,我知道启先生在春节之后情况就很不好,能够维持半年时间,对九十多岁的人来说就很不容易了。然而仍很难接受这一事实。启先生走了,带走了一种儒雅而精诚的文化,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长者,而且还是一位长者所拥有的文化风范。

我的父亲赵守俨与启功先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交谊可谓是典型的君子之交。

父亲小启功先生十四岁,他在辅仁大学就读时,启先生就已经是助教了,应该说情在师友之间,因为同是授业于陈援庵(垣)先生门下,因此启先生总是谦虚地称父亲为学长。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少年时代都曾随戴绥之(姜福)先生学习古文。这位戴先生一生著述不多,但古文字学极好,曾在我家教过家馆,启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他的学生,课业文字学、训诂学和《礼记》。古文基础打得牢固,受益终生,正是由于这一渊源,他们一直互以“师兄”相称。

启先生是一位博学通儒,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学养真可谓后无来者。他的书法作品被称为“启体”,效法者无数,东施效颦的赝品更是铺天盖地。而启先生的绘画作品并不在其书法之下。